



打開每天的報紙、網站、電視，重要位置多被天災人禍佔着，觸目驚心。而這些天災人禍又以驚人的速度更新着，人們甚至來不及記住標題，就被新的天災人禍頂掉。就連天災人禍都是如此匆忙，如此席不暇暖。為什麼？在我看來，天災是因為自然失去了安詳，人禍是因為人心失去了安詳。回到安詳，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為迫切的命題。那麼，什麼是安詳呢？

竊以為：安詳是坦然地活着。

事多不怕累，事少不怕閒；人多不怕鬧，人少不怕靜；位高不怕顯，位卑不怕賤；財多不怕富，財少不怕窮。時時處處，跳出事相之外，以一種觀者的姿態，清醒地活着。他掙錢，但他在錢之外；他做官，但他在官之外；他從事，但他在事之外。如此，他既是一個演員，又是一個觀眾。作為演員，他要全心全意地進入角色；作為觀眾，他要全心全意地感受角色。一種出自濟世動機的遊戲人生者，他就是安詳主義者了。而無論是濟世，還是遊戲，都要以自己明白做保證。不迷，應該是安詳最為重要的氣質。如何才能不迷？

首先要了解事實的真相，特別是「我」的真相。我們可能無法相信，通常意義上的「我」是一個假象，但這就是真相。在這個假象的背後，還有一個真相在。那個真實的「我」，超然於權力、名利、財富和愛恨情仇，但又可以欣賞這一切；超然於美色、美聲、美味、美食、美體之上，但又可欣賞這一切。就像陽光，它可以照耀萬物，但它又超然於萬物。既然「我」是一個假象，那麼我們還有必要為之焦慮嗎？而人生最大的痛苦正是來自「我」的諸多「失」的焦慮。紅顏易衰，青春短暫，財富不保，宦海沉浮，人生無常。既然「我」是一個假象，那麼這個「失」也是一個假象。

既然「我」是一個假象，那麼來自「我」的那個幸福是真實的嗎？既然「我」是一個假象，那麼來自「我」的那個痛苦是真實的嗎？試試看，當你身體的某處疼痛的時候，你跳出來，像一個旁觀者一樣，靜靜地看着這個痛，會是一個什麼結果。或者乾脆，問問你自己，是真的很痛，還是假的在痛，然後等待那個回答。或者用心觀察那個結果。你將會有全新的發現。因此，不迷就要從認識這個假象開始。只有如此，我們才能從物理到情理再到真理。而當代人生的導向卻是想方設法地加固這個假象。為此，「忘我」變得格外困難。而我們只有通過「忘我」，才能到達真相。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悖論。

既然我們已經明白，生命就是一次播種和收穫，那麼我們就沒必要焦慮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應該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。但凡行好事，莫要問前程，前程自會沒錯。因為沒有哪個長官不喜歡品學兼優的人，而讓他們過早出局。如果一定要讓他出局，那也一定是另有重用。跳級或者提前畢業，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年級的課程過於簡單，就是因為有更重要的任務在等着他。既然我們已經明白，只要是一個吉祥的人就會時時處處獲得如意，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擔憂，為前途，為健康，為生死。這樣的人生，該是多麼快樂的人生。既然我們已經明白，生命的意義就是給人方便，那麼「捨」就不再是一種痛苦。

一天晚上，七里禪師在禪堂誦經時，有一強盜手拿利刃進來恐嚇道：「把錢拿來，否則這把刀就結束你！」禪師頭也不回，安然無事地說道：「不要打擾我，錢在那邊抽屜裡，自己拿去。」強盜搜刮一空，正要起身時，禪師說：「不要全部拿去，留一些我明天買花果供佛。」強盜想了想，扔下幾文錢，慌張離去。禪師又說：「收了人家的錢，不說聲謝謝就走了嗎？」強盜一怔，說了聲謝謝，走了。

後來強盜因其他案子被捕，衙門審問知道他也偷過禪師的東西，衙門請禪師指認時，禪師說：「此人不是強盜，因為錢是我給他的，記得他已向我謝過了。」強盜非常感動，刑滿後，特地皈依七里禪師，成為門下弟子。

安詳是坦然地活着，坦然來自清醒，來自對真相的明瞭。

《鏡花緣》中說月季

耿法

月季是內地鄭州的市花，鄭州人都十分喜愛月季，全市大小綠地和主要街道都可見到月季那姹紫嫣紅的芳影。在古代名著《鏡花緣》中，作者李汝珍借唐代上官婉兒的嘴發表了他對月季的不俗評價，足見喜愛月季品格者古已有之。

《鏡花緣》第五回「俏宮娥戲嘲蠻草」，武太后怒貶牡丹花裡，上官婉兒在和公主的對話中，將三十六種花分別稱為十二師、十二友、十二婢。所謂師者為牡丹、蘭花、梅花、菊花、桂花、蓮花、芍藥、海棠、水仙、蠟梅、杜鵑、玉蘭；所謂友者為珠蘭、茉莉、瑞香、紫薇、山茶、碧桃、玫瑰、丁香、桃花、杏花、石榴、月季；所謂婢者為鳳仙、薔薇、梨花、李花、木香、芙蓉、藍菊、梔子、繡球、罌粟、秋海棠、夜來香。公主對上官婉兒道：「你把三十六花借師、友、婢之意，分為上中下三等，固因各花品類與之區別，據我看來，其中似有愛憎之偏。即如芙蓉應列於友，反列於婢，月季應列於婢，反列於友，豈不教芙蓉抱屈麼？」上官婉兒道：「芙蓉生成媚態嬌姿，外雖好看，奈朝開暮落，其性無常。如此之類，豈可為友？至月季之色雖遜芙蓉，但四時常開，其性最長，如何不是好友？」

撇開別的看法暫且不論，上官婉兒稱月季「四時常開，其性最長，如何不是好友」，確實道出了鄭州老百姓喜愛月季的最主要的原因。試問，有哪一種花兒能像月季一樣從春末夏初一直開到中秋、國慶？月季花朵繁茂，花期最長，一茬花兒剛落，新的一茬蓓蕾又嬌艷欲滴掛在枝頭，殷勤地向人們奉獻芬芳。月季品種十分豐富，有資料說現代月季發展到二萬二千多個品種，真個是千姿萬態。且不說月季家族中的一些名貴品種如藍色月季、綠色月季、香水月季等，只說最常見的粉色、紅色的和黃色月季吧，花容撩人，芳香馥郁，常開常新，最宜栽於庭中小園或門前屋後空地，身居城市高樓人家也可盆栽月季，朝夕與人相處，賞心悅目，點綴百姓的日常生活。有人把什麼「花中皇后」的桂冠戴在月季頭上，筆者並不領情，更不喜歡這種高高在上的稱號，因為這不符合月季的品性，卻感到《鏡花緣》中上官婉兒將月季比作「花中之友」實在最恰當不過了。上官婉兒雖將此花位於中等之列，但筆者以為，將月季「以友視之」，不僅比「以婢視之」要尊嚴而平等得多，也比「以師視之」要親切而家常得多。請聽上官婉兒對月季的這段評述：「當其開時，憑欄拈韻，相顧把杯，不獨蘭可親，真可把袂共話，亞似投契良朋，因此呼之為友。」這番話真稱得是月季的知音了。

鄭州培育的優秀月季品種很多，鄭州月季和洛陽牡丹、開封菊花一樣開始名聞全國。鄭州人確實是把月季當作生活中的良朋好友一樣對待，因此讀一讀《鏡花緣》中對月季的評價文字，更感到格外有趣而親切了。

孔子說：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（《論語·子路》）這話的意思是，高尚的人可以與他周圍的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係，但他對任何事情都堅持獨立思考，不願原人云亦云，盲目附和；與劣的人沒有獨立的見解，不建立融洽的關係。和而不同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特點，它決定了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。歷史上，先秦的諸子百家到戰國中期就開始互相融通，到後來就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傳統主流文化的儒釋道三家，也是這樣，但他們始終保持了各自的文化，除了漢族人口衆多外，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重要原因。這裡講的其他民族，既包括華夏土地上的少數民族，也包括域外的民族。譬如中國的佛教就具有不少中國的特點，和佛教的原產地印度的有很多不同。

孔子講生活裡有和而不同與同而不和

關於和而不同，江澤民二〇〇二年在

美國的演講裡有個小結：「和諧而不苟同

長，不同以相輔相成。」這種「共贏」的

理念已得到愈來愈多的有識之士的認同。

湯一介說：「我在

性格上比較溫和、冷靜

、謹慎、興趣窄，不敢

冒險，怕得罪人。而樂黛雲的性格則是熱

情、衝動、單純，喜歡新鮮，不怕得罪人

，也許和她有苗族的血統有關。」

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兩隻小鳥》的散文

集，收了他倆的作品，也是各寫各的，數

量各佔一半。他們的不同性格在同一本書

裡展示出來，讀者可以從中悟出這個家庭

的勃勃生機。

他的兒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去美

國讀書，後來都入了美國籍；孫子和外孫

女都在美國，成了美國人。為此，湯一

介寫過一篇隨筆《我的子孫成了美國人》

，大意是講，湯家是書香門第，自己總希望後代繼承

但子孫成了美國人，以後不會「認祖歸宗」，不免從中

來。樂黛雲對此的看法卻是：「他們屬於新人類，是從中

人，沒有傳統的國家觀念，什麼地方對他們生存和發展有

利，他們就在什麼地方做出貢獻。這對未名湖畔的小鳥，已經一起同行了半個多世紀，

和不同是他們的過去，他們的現在，也是他們的將來。

他們的子孫會在更大的範圍裡去體驗和而在內地一個普通的個案。筆者生活在內地一個普通的個案。筆者有兒子和兒媳，攜其子女從美國回來探親。小黎告訴我，去年美國選總統，他投

了奧巴馬。另外，他想花兩三百美

元買枝槍，夫人反對，所以沒有買成。

群中找來一個會講英語的姑娘。這位姑娘名叫奧卡薩娜，烏克蘭人，在布達佩斯旅行時認識了斯特拉斯堡的一個小夥子，兩人一見鍾情，後來她就嫁到了斯特拉斯堡，現在是當地的英語教員。

奧卡薩娜也分外熱情，告訴我們說，這座橋名為

「米姆拉姆步行橋」，由巴黎建築師馬克·米姆拉姆設計，建成於二〇〇四年。上世紀末期，斯特拉斯堡和凱爾這兩個城市達成兩項合作計劃，一是在河上架一座步行橋，二是在開闢「兩岸花園」，以便於兩個城市人民的交往，增進彼此的了解和友誼。現在每個月第一個星期三，都要在這座橋上舉行雙城派對。這座大橋已經成爲名副其實的「友誼之橋」。河岸花園則在不斷美化之中，幾年前從荷蘭選來的六百棵樹正在這裡茁壯成長，從而使兩岸的花園不僅是德國和法國的，而且也是歐洲的。

稍諳歐洲歷史的人，都會爲這座橋和兩岸花園的出現感到欣慰。帝國的征討，無窮的戰亂，宗教的歧異，王國的興衰，鐵幕的分隔，冷戰的對峙，曾在歐洲這片土地上造成了嚴重的割據和分裂，留下了深刻的敵意和仇視。法國和德國曾是兩個敵國，斯特拉斯堡和凱爾曾是兩座敵城，可喜的是現在他們在走向友好、和睦和團圓，整個歐洲正在走向統一。目前，歐盟已經包括二十七個國家。連有些美國學者也預言，歐洲夢將取代美國夢，歐洲的前途更爲光明。

從米姆拉姆橋上下來後，我們興猶未盡，便去橋下

凱爾城一遊。就在我們忘乎所以之際，「維京太陽號」

鋼笛離開了凱爾港。當我們回到碼頭時，我們的眼睛簡直不可相信：「海盜」一去不復返，碼頭邊上空悠悠。此時，天已近傍晚，又正應了崔顥的詩句：「日暮鄉關何處是，煙波江上使人愁。」

讀者應該了解我們當時的處境：我們空手下船，除了相機外，身無分文，也未帶護照或其他身份證件，這不就成了滯留德國的非法移民和窮光蛋嗎？今夜投宿何處？如何返回遊輪？嚴峻的問題就這樣擺在了我們面前。

或許是天意，或許也是凱爾和斯特拉斯堡河岸花園的功能所致，在此走投無路之際，我們一下子就遇見了我們的救星。就在「維京太陽號」曾停泊的碼頭旁邊，在河岸公園的一條長椅上，坐着一對帶着一個小男孩的年輕夫婦。我們問他們，有沒有見一艘船開走。那名男子懂英語，答道，十分鐘前剛離開。他馬上明白了我們是被船落下的掉隊者，並且出乎我們的意外，他立刻毫不遲疑地對我們說：「我開車送你們去趕船。」他妻子臉上也流露了毫無二話、完全贊同的神色。

他叫紀堯姆·芬達（Guillaume Fender），法國人，三十二歲，與我們的兒子同齡，留長髮和鬚鬚，有一雙明澈的藍眼睛，是斯特拉斯堡的劇院舞台燈光師。他妻子名范妮·瓦格納（Fanny Wagner），德國人，智障學生教師，正懷着即將誕生的第二個兒子。他們正在休

假，駕車從斯特拉斯堡另一座橋到凱爾來玩，河岸花園讓他們感到賞心悅目、輕鬆愉快，卻果斷地主動提前

結束這個良辰美景，站起身來，向我們這兩個萍水相逢的中國「難民」伸出了援助之手。爲他這種助人爲樂的高尚精神，我們當然要給他報酬，便含蓄地說了聲趕上

船後我們會感謝他，他竟又出乎我們意外的說：「我可不是爲錢。」

（上）

追船記

陳安

這是一個發生在我們這次萊茵河之旅中的真實故事。這本來應是一個令我驚恐、慌亂的故事，結果卻使我驚喜、感動，並一定要撰寫這篇《追船記》。

讓我從頭說起吧。我和妻子舒寧是搭乘「維京太陽號」遊輪作這次萊茵河之旅的。「維京」（Viking）的本意是北歐斯堪的納維亞人，而不是一般的斯堪的納維亞人，而是他們之中曾在數百年前去襲擊、征服歐洲其他地區的冒險家、武士、商賈和海盜。他們著名的長船曾經在歐洲各處的河面和海面上耀武揚威。如今人們一提及「維京」，首先聯想到的就是「海盜」。「維京河上航遊」公司似乎有意用這個海盜意味甚濃的名字來吸引遊客，其在歐洲的營業已有一百七十五年的歷史，如今則已發展到俄國伏爾加河和中國長江。

繼承「海盜船」的傳統，「維京太陽號」也是一艘長船，長一百三十一米，寬十四米，有九十九個房艙，還有寬敞的餐廳、休息廳和陽光甲板。我們這次航程由南往北，從瑞士巴塞爾出發，經法國斯特拉斯堡，德國海德堡、科隆，荷蘭阿姆斯特丹、鹿特丹、代爾夫特，直至比利時布魯日、安特衛普，停靠港口共有十五個之

多，一百九十名旅客基本上都來自美國，而且大多是白髮蒼蒼的老年夫婦，我也是個滿頭銀髮的退休者，和舒寧是船上僅有的兩名亞裔乘客。

遊輪的服務，從導遊到膳宿，都相當出色。每天都有《維京新聞》發給乘客，通知大家每天的活動日程。我們的故事之所以發生，就是因爲沒有仔細閱讀每日新聞，以爲遊輪都像起初兩天那樣都在夜間航行，這樣到了第三天，我們就「掉船」了，——「掉」有「落在後面」之意，也即我們落在了「維京太陽號」後面，需要我們去追船、趕船了。

那天「維京太陽號」停泊於德國凱爾碼頭，上午遊覽對岸的法國斯特拉斯堡，下午自由活動，我們倆午睡後去碼頭附近的那座大橋蹣跚，結果在那裡因有罕見的敵人場面而滯留頗久。那是一座連接凱爾與斯特拉斯堡、也即連接德國與法國的長橋，飛架在寬闊的萊茵河上空，只供步行和自行車通行。該橋有兩條緊靠而又分開的橋面，橋的中央部分則連在一起，形成一個很大的平台。這天有很多人聚集在平台上，還有幾張桌子，上面放着食品和飲料。人們在興致勃勃地交談，有個鼓手在旁擊鼓。顯然這是一個橋上派對。一個說德語的婦人見到我們這兩個亞裔稀客，態度十分熱情，急切地想告訴我們什麼，可我們聽不懂，只好擺手示歉，她便從人



芬達夫婦和他們的兒子

陳安攝

重要的物理實驗，但是他放下了手中的實驗，與李政道一起做了一台計算器。

不久，全世界惟一專門用來做計算的計算器做好了，李政道用自己的計算器，用新的方法計算出了太陽中間的溫度。

李政道後來說，費米教授看重的，並不僅僅是做這樣一次計算，他是讓學生明白，作爲一個科學家不能輕易接受別人的結論，必須自己親手實驗，而且要嘗試使用新的方法。這件事情讓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無窮。以後他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在做人處世當中，都始終堅持踏實地，開拓創新。

一九九四年，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回到出生地瀋陽，他決定指揮遼寧交響樂團上演《德沃夏克第九交響曲》。第一天，在排練完第四樂章後，小澤的臉色驟然沉了下來，緊皺眉頭，低沉地自語道：「怎麼會這樣？這樣的樂團怎麼去演出？」忽然，他將指揮棒重重地敲了一下樂譜架後說：「從明天起，我們進行個人演奏過關訓練。」這等於在說，每個人需要從基本功訓練做起——這絕不是大師級指揮家做的事。但

是此後，這位享譽世界的指揮家小澤征爾，每天堅持

上訓練課六個鐘頭，小澤一次次仔細認真地糾正每一個樂手，儼然是一位教音樂課的小學音樂教師。